

散文組首獎作品

最熱的時光

梁評貴

梁評貴



／ 作者簡介 ／

1988年出生於屏東，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興趣是研究及創作，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、華嚴金獅獎、大武山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、磺溪文學獎、忠義文學獎、南投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菊島文學獎等。

／ 得獎感言 ／

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，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，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，而生活的本身就是一場展演，透過文學將事物的本質展示出去，使人更理解「人性」、「人生」、「人情」的意義。

都說是吃米粉要趁燒，打鐵就要趁熱。

熱到盡頭的時候，就是整個夏日。時間還沒過渡到秋季，陽光依然滿山遍野的隨春季延展到此，溫度有如爬階梯一般，向天際的高度伸展開來，漫天金黃色的銳利光線，隨著藍色的底面圖案灑落下來，照得人眼睛發疼。這樣的天，還有依附於此中的溫度，彷彿這就是最好的時代，你對青春的印象，總是與溫度、濕度脫不開關係，現在的你走在街頭一嗅，高雄特有的氣味探入鼻息，使你回憶起更久之前的印象，時間一拉，一扯，重新回到高雄，站在街頭，車流轟轟經過，這座城市，僅憑著溫度與氣味，一把就將你拖入數年以前的回憶膠捲之中，一格格，都像是逆流而上的切面片段。

你記起高中時某個逃課的午後，那時陽光正好，你剛從校園圍牆的內側，拋出書包，接著必須小心翼翼，並且維持著一定的速度，攀上長著尖形利刺的實心鐵欄。然後，伸出一隻腳，身形微略弓起，如一尾蝦，以鞋底邊緣摩擦減低降落速度，沿著藤蔓胡亂衍生的牆面順滑而下，安全抵達。看膩了教室裡白色日光長條吊燈，台上老師反覆教導的內容，你早已忘記，而那時日復一日的規律生活，搭不上身體抽長的速度，只覺得乏。

彼時，趁著學校午餐結束的休息時間，翹掉一整個下

午。將日常運行的軌道，輕輕偏移，偷渡一點歡快與溢出常軌的可能到單調的生活裡。那時你與阿源，一同翻過體制高高築起的柵欄，鎮日漫遊在城市裡，一身卡其色制服，在不該出現的時間裡出現，總是太過顯目，而惹得路人頻頻觀看。遂一路心虛的走，到高雄火車站的隔間廁所裡，將書包裡藏好的便服換上。鎖扣輕啟，喀啦一聲，宛如舞台聚光燈照面打下，一霎那，兩張年輕的面孔，從廁間走出，體會了什麼是法不常在，人我無別。

走出車站大門，你們迅即走入鄰近的撞球間。即便外頭陽光照得令人發亮生疼，一進入撞球間，就彷彿穿越到另一個世界，抽菸的氣味形成霧氣繚繞，只幾盞聚成的吊燈，讓眼前景物都鋪上一層濛濛的毛邊，有點像是你小的時候，故事書中讀到的那種，人間仙境的樣子。

先從三角形的框框開始。首先將不同顏色、號碼的球類聚在一起，這裡與學校最大的不同，是不區分差異，所有的球一視同仁。不同的球，卻有相同的開場，類似的結局，那球桿切面扎實，「喀」的一聲，方向對了，就能直直滾落那得分的窟裡，安放著自己。方向錯了，多是磕磕絆絆，這裡撞，那裡跌，往往還沒入袋，比賽就已結束了，這就是這些球的命運，人的命運。

那時的你，虎口向下，右手三指握住桿柄中間，左手掌微微隆起，如一柄弓，球桿穿過手掌架成的 V 字凹槽，只待呼吸漸次平勻，此時鋪於撞球檯的左手，宛如佛陀拈花，一個吐氣，右手將球桿向前推出，喀，各色球種四散開來，一個漂亮的開球，迦葉微笑。球身滾動，一派老成的打球技術，阿源在旁叼著菸，瞄了你一眼說：「不錯喔！進步很多了嘛！」就連說話的語氣，也是一樣的老成，在撞球場上，阿源就不像是個初出茅廬的高中生。最早，是阿源帶你來打球的，彼時的你怯生生地，剛從初中畢業，剪個平頭，總不脫三分拙氣。阿源的位置就坐在你身旁，先是他約你，「欸，放學後，帶你去好玩的。」彷彿剛國中畢業的你還站在界線的這一端，而阿源卻早已大步跨到另一端去，伸出手一扯，就把你扯過青春的邊界。

如同電視連續劇裡提及的：「天上一日，人間十年。」你和阿源在撞球間裡打個幾局，時間便往往來到終點，身體裡彷彿裝了個鬧鐘，只要逾過時間的界線，便會左右蹦跳，叮噹響起。阿源也頗有默契的結束球局，一同陪你到火車站，將制服換了回來，原來，連每日的離別，都是制式訂做，被大量複製，以一身卡其色衣裝作結，不同於五顏六色，等待彼此擦撞的球。而你搭上火車，準備回到位於鳳山的家。

車行微微往南，從高雄到鳳山只差一站，很快就到家。家中

是開打鐵店的，通常結束一日的課業，就會回到位在打鐵街上的工廠，四周因打鐵聲響過大而罕有住家。而你一家人則早已習慣，工廠與住家合一，一樓供奉著爐公先師，二、三樓養著一家老小，說是人間如火宅，高溫的爐火確實供養著全家的溫飽，其宅中有火，火中亦有宅。

當時，父親是街上著名的打鐵匠，彼時同業較勁，一條街熱熱鬧鬧，充滿亦敵亦友的競爭關係，而父親自有一套打鐵策略，在地方上足以撐起一家店。從爐火煤料的挑選開始，掂一掂煤炭的重量，檢查其中是否有生煤混入，以避免影響爐火在燃燒升溫的過程產生黑煙，按下開關，爐心開始加熱，通常為一千度，鐵與鋼，通常是熱到最盡頭的時候，才會放軟天生質地的身段，赤閃閃的，宛如一股流動的紅褐色漿糊。

一如青春，只有在最熱，身體與心靈正處於最紅火的階段，才適合塑形打造。若一旦冷了，鋼的鐵的成了形，在現實生活中，只得以無厚入有間，左閃右躲，上順下從，否則，再多的碰觸，如鋼如鐵的意志，最終仍會被時間斲傷。之後，父親再把燒軟的鐵器放到撞槌機上，藉此增加鐵器的硬度，撞槌機打得叮叮作響，那節奏與規律，像極了火車貼伏於地面運行的軌道聲響。那一槌，一音，都像要把你的思緒帶到更遠地方，做更大的夢。現在想起，卻只是步步倒

退，退回記憶中的美好時光。

將鐵器褪下撞槌機，父親再將其置於牛角尖上，親自以人力捶打鍛造兩次，再經過淬火增加硬度，金剛磚磨光，插入砂土，固定冷卻，拋光，上防鏽油。一點一滴，一把堪用的鐵器才儼然成形，如此耗損人力成本的事業，在當時已逐漸隨著引進機械自動化，而有些沒落的端倪，不到門前冷落，車馬唏噓，但也非更早以前的門庭若市，這一條街的每戶都是如此，卻也仍勉力維持住一家的生計。那次，你回到家中，翹課的事情早已被導師以電話揭穿，來到工廠，平日裡叮叮作響的敲擊聲不再，父親坐在廠裡的椅子上，一張臉，布著青灰色，像是鐵器冷卻下來的樣子，那回你終於明白，人與物其實都一樣，心冷了，脾氣就是硬的。那有如鋼一般的意志，在你還來不及開口時，就精準的給予一個耳光。

「給恁爸跪落！」一句話，即說明了當下一切情況。

腦海裡冒出無數個念頭，冷汗在心口盤旋流轉，什麼事都想，卻什麼事也沒個準，全沒主意。微微的頭一低，牙一咬，雙頰赤紅，熱汗從額上滑落，雙腳一軟，就跪了。難怪總是說，最熱的時候，最易於鍛造，燒紅成形，一個辣辣的巴掌印就塑在臉上，怎說人不比鐵，此時此刻，父子靜默的霎那之間，雙方是鐵，也是人。

後來，父親便禁止你再與阿源交遊，並告訴你，隨著生意的下滑，你們極可能要搬遷到另一個地方，透過親戚的介紹，轉業另謀出路，這當然也包含了，你可能要一併轉學。這兩則消息，當下聽得你有點暈，雙膝跪在地上，想再多問些什麼，卻也只瞥見父親轉身時，那張逐漸背光，而被陰影蒙上的臉。此後，你不再翹課，放學後也不願意再前往撞球間，那年輕的自尊又始終不肯透露有關家中的資訊，舊日的朋友們問起，只是隨口應答，說是家人禁止了。

只有那個站到成人世界那端的阿源，對你的說詞釋出狐疑的眼神，這大概，也是他所能理解的範圍吧。果然，阿源在一次的放學後，也選擇不去撞球間，一手扯住你轉身離去的書包背帶。「欸，安怎，是不是厝內有代誌？」聽在耳裡，那時固守一方小小自尊的你，心血一熱，眼前遂融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光景，泛些淚，像童年時期，因貪玩而不慎被家中爐煙嗆到的那一瞬間。所有的話語都卡在喉頭，各自爭相湧出，卻誰也出不來，說不得。老半天只吐出一句：「我家店要收了，我也要轉學了。」

那時，阿源是懂了的吧？

只說：「這禮拜日，再來打一次球，好嗎？」

你回到家中，心裡滋味很是複雜，但你看著即將離開的父親，依然勉力製作鐵器，那一槌槌落定的敲擊聲，代表心中的不甘，三十年來的心血，連高溫淬過的鋼，也能折彎。彼時才高中的你，根本無力能夠作為，只憑命運擺布，陳列在店裡的鐵器，看來都像蒙了一層灰，父親正面臨著人生第一次的轉業，而你亦面對著人生第一次的離別，終於有一次，日子不那麼制式，而你卻懷念起過去制式的生活。

來到周日，你與阿源相約在撞球間，你們依次將球框成三角堆，阿源嘴上仍叼著菸，將球桿拿給你：「來，你開球。」你依舊嫻熟的將桿身推出撞擊，「喀」的一聲，父親也正落下他倒數的幾次捶打，「喀，灌球！」父親將他三十年的怨氣敲下。「喀，解球！」父親順著擺動的手臂低下一滴汗水，「喀，洗袋！」父親在敲擊的瞬間嘆出一口氣，「喀，衝球！」父親終於趴在椅子上哭了起來。

此時，一局已經結束。

黃紅黑綠藍紫，各自散落，局不成局，終於，你和阿源，和熟悉的打鐵街老家，要走向另一個流動的軌跡，而那天依然獨自搭車回家的你，臉上也落下一道細直的軌道，但很快，普快火車，窗外的風一吹，乾了，也就沒人看到，不

會像是前幾個夜晚你下樓，卻意外發現趴伏在案上啜泣的父親那樣。

附近都稱這條街是鐵打造出來的，但鐵打的街，仍是肉做的心。

離別總是不忍，再不忍，終究也像散開來的球身那樣，落入了各自的球洞中，從此天長地遠，明明是狹長的島嶼，卻怎會比長方四正的球檯還廣闊？球，下一局還能聚在一起，人散了，卻怎樣也兜不攏。於是這一切就留在記憶裡，你記得高雄擁有最熱最熱的夏天，時間舞動著手臂，每一槌揮下，都彷彿在定你的型，爐心層層加熱，步步燃燒，反覆淬火，竟鍛成記憶裡最堅實的鋼鐵，伴你往後一路破山開石，勇猛精進。時間回到現在，你站在高雄的街頭，當年的鳳山打鐵街，如今也僅剩一家，老鄰居早已搬離，而阿源更是在你轉學後，就失去了聯絡。原來，我們也只是時間反覆鍛造的鐵，與世界碰撞得叮叮作響，瀝去雜質，幾經淬火，最熱的時光已經過去，定了型，往後的每一刀，每一斲，都在我們心中，最偏薄鋒利的那一面，留下了細細碎碎的缺角。

〈最熱的時光〉以溫度和氣味，收納成長記憶，提煉城市歷史圖景。

本文的美學手法，有三點值得一提。其一，採取回溯法，首尾兩段是現在進行式，中間是過去進行式，以此拉開時間的縱深；其二，使用第二人稱敘事手法，營造兩個自我（現在之我與過去之我）的互相凝視與對話；其三，將父親／打鐵街、你／撞球間，兩條生命軸線，通過打鐵與打球的身體韻律，相互疊合，在敘事上，以及父子的記憶線圖，都形成互涉、對話的效果。

文本有兩種溫度與氣味，喻寫兩種記憶：一種是青春熾盛的成長史，另一種則是城市打鐵街的衰微史。

青春的生命，想要翻越圍牆，跨越邊界，在撞球間尋找大口呼吸的間隙，文本以香菸的氣味，打撞球時身體的熱度與節奏，編織出成長史中一段「最熱的時光」。而與打鐵街一起衰老的父親，則堅持以最精確的身段與節奏，在最後的最熱的溫度中，完成打鐵街最完美的黃昏。

兩種身體，兩種溫度與氣味，兩種不同的曲線，一種青春上揚，一種黃昏衰微，在作者筆下，交疊在一起，共同繪寫出豐美的城市記憶圖景。